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民族语文翻译概述

伊明·阿布拉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北京 100080)

[摘要]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是我国公认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自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中外许多种文字。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对我国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满文、傣文、锡伯文等民族文纸介和影视作品版本的翻译经过进行了初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译本的时代背景作了简要分析。此外,对各种民族版本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全面系统地加强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民族文版本的研究,丰富我国古典文学和“红学”研究提出了希望。

[关键词]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 民族语文翻译; 概述

[中国分类号] H2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08)02-0049-07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是我国公认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先后创作于我国的明清两代,出自五位作家之手。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生卒年不详,他在历史史传、说唱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写成了“七实三虚”,演义三国时期复杂军事斗争的鸿篇巨制《三国演义》。从创作时间而言,这部构思巧妙、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居四大名著之首。元末明初的小说家施耐庵,其生卒年不详,他在民间传说、话本和戏曲的基础上创作完成了《水浒传》,至今为我国各民族读者津津乐道。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约1500—1582)在其晚年根据民间流传的唐玄奘赴西天取经的故事,并参考《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作品创作了《西游记》,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一部浪漫主义神魔古典章回小说。清代小说家曹雪芹(约1715—1764)倾注毕生心血成就了《红楼梦》,高鹗(约1738—1815)续写了后四十回,使其成为我国最杰出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一百二十回旷世之作,代表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除了《红楼梦》,其他小说共同的特点是取材于民间传说和故事。而从结构上看,均属章回小说,文笔流畅,浅显易懂,贴近大众,艺术成就很高。^[1]

长久以来,这四部脍炙人口的小说不但深受以汉族为主的广大汉文读者的喜爱,而且也备受我国以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为主的少数民族读者的青睐。这些作品问世至今,已被翻译成多种民族文字,成为广大少数民族读者乐于阅读的经典作品,堪称我国多民族文化交流史中的一项系统文学翻译工程。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民族语文翻译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清朝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一、清朝时期的翻译概况

清代是我国翻译大发展的时代。清朝时期的翻译主要以满文和蒙古文为主。这一时期我国历代经典之作都成了翻译家们译介的对象。这与清朝定满语为国语,满文为国书,满蒙两个民族关系非常密切有很大关系。此外,清代统治者很重视翻译工作,曾设立专司翻译的内阁翻译房、军机处翻译房等机构,重要书籍都有官方组织人力进行翻译。这些都为翻译工作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民族语文翻

译作品集中在历史、哲学、宗教、军事、文学、辞书等方面。文学翻译相当活跃, 历代汉民族古典文学作品都先后被翻译成了满文和蒙古文, 有的不乏多种译本。例如《诗经》、《礼记》、《春秋》、《封神演义》、《列国演义》、《三国演义》、《唐宋演义》、《聊斋志异》、《西厢记》、《古文观止》、《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西汉演义》、《今古奇观》、《隋唐演义》、《红楼梦》等。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 其中有的作品是从满文翻译成蒙古文的。其中,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都曾有过满蒙文的全译本或节选编译本。

满族人翻译汉文古典名著在入关前就已开始。据史料记载, 清太祖努尔哈赤曾令达海等人用老满文将《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翻译成满文。公元1630年开始设立文馆, 达海等担任翻译工作。达海是满洲正蓝旗人, 通晓满文和汉文, 经他翻译完成的还有《刑部会典》、《三略》、《万宝全书》等。关于他的情况《清史列传·达海传》有记载。据传, 达海没有最终完成翻译, 是别人继续翻译完成的。《三国演义》当时还没有译完, 其中的故事就为包括皇太极在内的满族人所喜闻乐见。达海还根据皇太极的命令改进了满文(1632年3月)。^[2]这为后来有更多满文译本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 《三国志》(i lan gurun i bi the) 二十四卷本, 共48册, 线装, 满汉合璧, 佚名译, 清康熙年刻本, 该译本译自明嘉靖元年(1522)汉文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的《三国志演义》(i lan gurun i bi the) 满文译本共计24卷(册), 译者是祁充格, 姓乌苏氏, 太宗时曾掌书记, 顺治时起为弘文院大学士, 是《明史·太宗实录》的总裁官之一。该译本属清顺治七年(1650)内府刻本, 线装, 书口处有书名。以上都是根据元代罗贯中撰写本译出的。^[3]入关后, 翻译步伐加快, 《西游记》、《水浒传》等历史演义小说不断被翻译成满文。从以上可以看出, 《三国演义》最早的民族文译本当属满文, 它的意义不仅仅限于译作本身。

这一时期, 以哈斯宝、尹湛纳希为代表的蒙古文翻译家在译介汉文古典作品, 特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就, 大部分是根据汉文翻译, 也有少量以满文、藏文为蓝本的译作。

据史料推断, 《红楼梦》的蒙古文译本是截至目前最早的民族文译本。蒙古族文学家、翻译家哈斯宝通晓蒙汉语言文字, 他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撰起)^[4]开始翻译《红楼梦》。他依据的版本是嘉庆、道光年间流行的程伟元乾隆辛亥刻本(1791年, 程甲本)。他以《黛玉之事》为核心, 择取精华, 将120回节译为40回, 并在每回之后作了批注, 此外补写了《序》、《读法》、《节录》各一篇, 画了11幅画像。他还给节译本重新题名为《新译红楼梦》, 或曰《小红楼梦》。1974年间, 内蒙古曾先后发现哈斯宝译本的三种手抄本。此后, 《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亦不断有人翻译成蒙古文, 有摘译, 有全译, 也有抄录者。

据载, 蒙古族大作家尹湛纳希除翻译过《再生缘》、《镜花缘》等作品外, 还摘译过《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翻译家古拉冉萨翻译过《水浒》, 他在《译〈水浒〉》一诗中曾提到说“利用闲暇之时, 坚持翻译不止, 乃此决心下, 已译《水浒》一半。”

《西游记》在蒙古族中流传较广, 主要是编译和改编本。据研究, 目前国内外收藏的蒙古文手抄本多达40余种。清康熙六十年(1721), 由乌弥氏阿日那翻译的《西游记》抄本流传甚广。

上个世纪末, 120回蒙古文《水浒》手抄本在辽宁省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被发现, 16开, 20本, 基本完好无损。当时据专家分析, 抄写全套书者由二至三人组成, 抄写年代在清代光绪年间的可能性较大。^[5]如果这个分析可信, 说明《水浒传》的蒙古文全译本早在清代已经问世。

蒙文译本也影响到了达斡尔族等民族的读者, 曾出现专门讲述《水浒》和《三国演义》的民间艺人。

清代末, 四大文学名著的不同汉文版本在青海、四川、西藏, 新疆、东北以及中国南方少数民族

集聚区流传。懂得汉文的部分少数民族读者也有幸一睹为快。有的文人还尝试翻译成本民族文字。例如,地处东北的朝鲜族曾翻译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4]云南地区,在刀国仁(1872—1913)的主持下用德宏傣文翻译过《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儒林外史》等名著的片断,据载,《西游记》德宏傣文片断《混黄》(一说《孙悟空》)的翻译质量很高,备受傣族群众欢迎,很多人都能讲述《西游记》的故事,熟知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唐僧的艺术形象^[6];1910年,傣族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组成傣族历史上第一批专业剧团,翻译和表演了汉族的京滇剧目,其中有《水浒传》、《白蛇传》、《杨门女将》等。在彝文古籍中也有不少汉文古籍译本,其中就有《西游记》(亦有人称《唐僧取经》)、《梁山伯与祝英台》、《天女散花》^[4],是全译本还是节译本,不得而知。《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也以不同形式在苗族和德昂族地区流传,据载,石板塘(1863—1928)曾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十三经》、《二十四史》中的精彩故事编译成苗歌传唱。19世纪前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在民间说唱艺人的传播下,以口头形式在广大藏区传播。

综观以上翻译概况,我们可以发现,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翻译有时间早,文种多,传播广等特点。凡是具有古老文字的民族都曾多多少少涉猎过这些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或全译,或节译,或编译,或口头说唱,形式多样,深受少数民族欢迎。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甚至成为许多少数民族民间说唱艺人们的保留节目。

二、民国时期的翻译概况

1911年推翻帝制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始终处于动荡状态,各方面工作很难有条不紊地开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受到很大冲击。在这种环境下,民族语文翻译事业始终停滞不前,成果不多。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工作成就就不大。但除了在民族地区主要以民间说唱形式流传外,仍有零星的书面语翻译活动。例如,在内蒙古地区,在著名的说唱艺人琶杰(1902—1962)的作品中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7]地处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在苏联十月革命和内地五四青年运动等先进思想的影响下,文化生活有所起色,文学翻译取得一些进展,除了翻译俄罗斯、英国等国家的小说和诗歌外,40年代后期,《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也被译成锡伯文,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8]在藏区也曾有人试图翻译《西游记》。该译本题名《唐僧喇嘛的故事》,有35章,属一种编译缩写本,长达1300多页。它是根据汉文节译的,以手抄本流传于民间。译者为加那珠古·杜度。^[9]靖西木偶戏是壮族的一种民间娱乐形式,据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剧目大多取材于汉族的传统剧目《西游记》、《三国演义》、《杨门女将》等,唱词一律采用壮歌的诗韵,独具一格。达斡尔族也吸取蒙古族民间文学的精华,用本民族语言形式改译和说唱《三国演义》、《西厢记》等。

以上概述说明,民国时期,四大文学名著在清朝时期翻译的基础上以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得到了进一步传播,成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相比过去,笔译活动较为滞后,没有出现大规模译介的局面。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翻译概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民族平等观念的指导下,境内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民族语文翻译活动在纸介和影视方面异常活跃,成绩斐然。

(一) 纸介方面的情况

1. “十七年阶段”,指1949—1966年的十七年。这一阶段虽未出现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但用蒙古、维吾尔、朝鲜等文字翻译出版了有关四大古典小说的各类形式的译本。例如,民族出版社于1956年至

1958年间用蒙古文和朝鲜文翻译出版了《水浒传》连环画,该套连环画译自朝花美术出版社1956年版本,共计21册,包括《九纹龙史进》、《鲁智深》、《野猪林》、《林冲雪夜上梁山》、《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石碣村》、《宋江杀惜》、《狮子楼》、《快活林》、《清风寨》、《闹江州》、《李逵下山》、《高唐州》、《大破连环马》、《三山聚义》、《闹华山》、《曾头市》、《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等。其中,为了满足读者需求,有的分册还重印了一次。^[10]该社于1958年6月还出版了维吾尔文版的小册子《三顾茅庐》,该书选自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根据人民出版社1955年3月版翻译,36开本,8000字,18页,印行了3.6万册。^[10]民族出版社还曾计划翻译出版四大名著的几种民族文版本,但未实现,1959年8月只出版了《水浒》上册的朝鲜文版本,大32开,由李烈翻译,精装本为362页,印数6000册;平装本为360页,印数13000册,共印行19000册。该书是根据作家出版社1957年3月版译出的。

2. “文革阶段”,指1966—1976年的十年。这是新中国最为动荡的年代。文革后期,由于政治目的,《水浒》、《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变得时髦起来,民族语文版本的翻译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客观上推动了汉文古籍民族文翻译事业的复兴。鲁迅、毛泽东等关于《水浒》的论述,成为一种催化剂,催生了汉文版《水浒全传》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再版,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语种的翻译专家各自组建翻译组,集中投入了《水浒全传》的翻译工作,到了70年代末基本完成,依据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的版本。

由于过去的翻译基础,蒙古文本的翻译出版走在了前列。到1978年,四卷本蒙古文《水浒全传》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1976年,该社出版了120回本《红楼梦》蒙古文全译本;这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蒙古文《西游记》,这一版本参考了阿日那编译的1791年抄本,共发行2.5万册。

由五省区和民族出版社的专家组成的藏文翻译组也于1978年之前翻译完成了《水浒全传》,共计四卷,同年6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

在1974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的文学翻译和语言问题座谈会上,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红楼梦》的翻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分别成立翻译组。维吾尔文版从1975年7月开始陆续出版,截至1979年3月全部出齐,共计8卷。本书是一批翻译界精英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北京第8版、1974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版本翻译的。由《水浒》翻译小组翻译的维吾尔文《水浒全传》也从1976年开始陆续用新文字(拉丁字母维吾尔文)出版,到1978年4月全部出齐,共计8卷。以上名著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萨克文版《红楼梦》和《水浒全传》也在这一阶段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均为8卷本。

朝鲜文《水浒全传》(四卷本)于1977年8月出版发行,该译本由延边大学中文系朝鲜文《水浒》翻译小组翻译,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最大的亮点在于《水浒全传》有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等五种文字的全译本。蒙古、维吾尔和哈萨克族首次翻译出版了《红楼梦》全译本。

3. “新时期阶段”,指1978—2000年的二十二年。这一阶段,四大名著的民族文翻译异常活跃,有的文种还出现了不同的翻译版本,有的文种补充出版了未曾翻译的部分,有的则对过去的译本作了厘定再版,有的文种出版了缩写本或连环画版本;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四大名著的影视剧版本成了最为热门的翻译剧目,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使这些名著的故事内容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普及,继而推动了译著的进一步传播,有的文种出现了再版的可喜局面。例如:

蒙古文方面,198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仁嘎瓦、阿拉坦巴根等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本为蓝本翻译的四卷本蒙古文《西游记》。此外,赛音巴雅尔、钦达门尼、丹森尼玛等翻译的新版《红楼梦》,仁钦戈瓦等翻译的新版《西游记》,黑勒、布和翻译的新版《水浒》也于1980年前后陆续出版

发行。新疆人民出版社也曾出版了蒙古文版《三国演义》。1990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蒙古文《三国演义》。

藏文方面,1981 年,民族出版社整理出版了由加那珠古·杜度于 20 年代译写的《西游记》节选本,取名《唐僧的故事》,88 页;《西藏文艺》藏文版 1980 年第 1 期曾刊登了由索朗班觉翻译的《红楼梦》第五回,1983 年 9 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红楼梦》第一卷(20 回),大 32 开,660 页;据说,阿旺·却太尔教授也曾翻译了 20 回本《红楼梦》。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孔宪岳翻译的《三国演义》第一册。董岳朗杰选译了《西游记》,题名《唐僧取经》;1985 年 2 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才旺根据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 年 4 月版本翻译的连环画《大闹天宫》,48 开,分上下两册,共 76 页。

维吾尔文方面,1982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维吾尔文《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全译本;该社还将新维文版《水浒全传》转写为老维文,并重新审定后再版;1999 年,以六卷本形式又进行了再版,这样,《水浒全传》维吾尔文版已经印行了三次。1998 年 4 月至 12 月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维吾尔文《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连环画册。比如《西游记》全套共六册,64 开,发行 7000 册,包括《大闹龙宫》、《大闹天宫》、《高老庄》、《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真假猴王》。

哈萨克文方面,1981 年至 1984 年 2 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哈萨克文《三国演义》全译本。此间又出版了《西游记》全译本。至此,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哈萨克文本全部出齐。

朝鲜文方面,1978 年,《红楼梦》朝鲜文版四卷本出版;1979 年 8 月《三国演义》分上下册出版,都是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汉文版译出的。1996 年 6 月,《水浒全传》再版;民族出版社《世界文学学生文库》编译组翻译出版了缩写本《水浒传》(1991 年 3 月版,152 页)和《西游记》(1992 年 5 月版,104 页)。1992 年 1 月,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版的 26 集连环画《水浒传》。

其他文种方面,1981 年 12 月,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方乾龙和刀国安编译整理的傣文版《西游记》,32 开,256 页。80 年代初,锡伯文版《三国演义》、《西游记》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告别了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历史。

4. “新世纪阶段”,指 2000 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深入,也在日益完善,民族语文翻译和出版事业在挑战和机遇中艰难地向前挺进。虽然不是黄金时代,但是,四大名著的编译和再版工作却始终没有销声匿迹,不同文种的作品在零星编译出版或再版。例如,2000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再版了维吾尔文《三国演义》四卷本;2002 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再版了四卷本藏文《水浒全传》,大 32 开,精美平装,共有 3000 多页。2005 年 7 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维吾尔文缩写本《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由译者独立翻译,均为大 32 开。例如《西游记》译本由雅森·色依提·阿尔勤(卡德尔)根据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山东第 1 次印刷版本翻译。

总之,新中国近 60 年纸介民族语文翻译成果是令人振奋和骄傲的。有的文种已全部翻译出版,有的出版了多种版本,有的文种一再重印。原始版本的翻译为连环画版本、影视等其他版本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的民族文版本在周边国家产生了汉文版所无法达到的影响。至今,我国境内各民族文字版本至少达 10 种。若把许多民族民间说唱形式计算在内,涉及的民族语言则更多。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四个民族有了四大文学名著全译本。

(二) 影视翻译概况

影视翻译是我国民族语文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影视翻译,特别是电视翻译开始处于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首位,其数量远远超过广播、图书和报刊翻译。

自 1949 年 10 月至 1985 年前后,电影是我国大众娱乐的主要传媒之一,少数民族群众同样把电影作为最佳的娱乐形式之一。少数民族集居地区都设有民族语言电影译制机构,以满足少数民族观众

用母语欣赏电影的需求。民族语译制片生产始于1952年,这年我国有4个国营电影制片厂开始用蒙古、维吾尔、朝鲜等少数民族语言译制国产和进口影片。^[11]取材于四大名著的电影在我国电影生产中的比例并不大,80年代前具有代表性的有故事片《野猪林》、戏剧片《红楼二尤》、动画片《大闹天宫》;80年代后的有六集故事片《红楼梦》等。几乎没有民族语译制版本。

电视剧版的四大名著民族语言版本译制和播出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译制速度快,翻译水平高,覆盖地域广,语种数量多,外界影响大是电视连续剧版本民族语译制方面的几大特点。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四部古典名著被陆续搬上荧屏,到1997年底,全部有了电视连续剧版本。此间,山东电视台还曾根据《水浒》改编摄制了《武松》等电视系列剧,维吾尔语等版本也随即在新疆电视台等民族地区连续播出,深受维吾尔族观众的欢迎。后来,继《西游记》之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也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机构制作完成,并在中央电视台首播。这些电视剧在全国各地,乃至我国周边国家刮起了“红楼风”,掀起了“西游热”、“三国潮”、“水浒浪”。民族语言电视工作者自然不甘寂寞,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译制工作之中,向本民族观众奉献了最好的译制精品。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语言版本的《西游记》等电视连续剧在各地民族语电视台不断播出,久播不衰。包括彝语、傣语在内的许多民族语版本也陆续译制播出。哈萨克语和傣语版本甚至吸引了周边国家的观众。译制水平不仅得到了观众的好评,甚至得到了专家的认可。例如,在第三届电视艺术片“骏马奖”评比中,由新疆电视剧译制中心译制的维吾尔语版《红楼梦》获得译制片类优秀奖,内蒙古电视台选送的蒙古语版《红楼梦》获得团结奖;由伊犁电视台翻译选送的哈萨克语版《西游记》获得团结奖。在第六届“骏马奖”评比中,新疆电视台译制的维吾尔语版《三国演义》获奖。

四部古典名著电视剧版本的译制播出,堪称我国少数民族电视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意义广泛而又深远:(1)在民族地区普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功不可没,再版或翻译出版其他形式的相关作品与电视剧的热播不无关系;(2)使得民族语言的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对推广和普及标准的民族语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对提高电视节目,特别是中外电视剧译制水平起到了示范作用;(4)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电视艺术工作者的历史修养、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观众的精神文化素质,有利于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普及影视文化等。

四、民族文版本的研究概况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从开始翻译成民族文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起步,蒙古族翻译家哈斯宝可称为第一位少数民族“红学家”,他在节译《红楼梦》的同时,进行了批注。^[14]新中国建立至今,民族文版本的研究总体而言没有形成规模,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文种的研究,也是集中在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主要手段和方法也是对汉文和民族文版本从语言角度进行比较研究,或是对已成为民族古籍的版本进行研究,即对早期的译作进行整理研究,对译文本身进行研究等。例如,197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蒙古文《西游记》,就是对阿日那编译本(1791年抄本)进行研究厘定的基础上出版的。李绍年在研究《红楼梦》翻译问题的论文中主要以哈萨克文版本为例,对书名等的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12]廖泽余对《红楼梦》维吾尔文版本中的熟语翻译问题开展了讨论。^[13]宝音达来和格仁撰写的论文则对120回《红楼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蒙古文译文从质量角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评析。^[14]韩玉文对哈萨克文版《三国演义》(阿布都别克和艾孜木汗合译,1983年第1版)的语言特色进行了浅谈。^[15]梁伟从文化角度探讨了《红楼梦》的维吾尔译本。^[16]巴雅尔图和玉海对两个蒙古文《西游记》抄本进行了转写译注和研究。^[17]

通过概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的民族语文翻译出版和电视剧译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对所取得的成绩从新的视野,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研究还嫌不足,本文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方面的工作。由于掌握的相关资料不多,研究水平不高,肯定有不少问题还没有触及,有些重要译著信息被遗漏,或总结得不周全,恳请专家学者慷慨斧正。

参考文献:

- [1] 王鸿丽,郭喜亭编.中国文学(彩色速查手册)[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 [2] 《满族简史》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满族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 卢秀丽,阎向东编.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 [4] 安柯钦夫.蒙古族文学翻译传统初探[A].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 [5] 刘云辉.蒙古文《水浒》手抄本被发现[N].北京晨报,1998-12-15.
- [6] 刘晓荣.德宏傣文翻译的历史与现状[J].民族译坛,1993(1-2).
- [7] 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7).
- [8] 陈世民.新疆现代翻译史[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 [9] 洛松泽仁.翻译在藏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J].民族译坛,1991(1).
- [10] 编写组.民族出版社图书目录(1953.1—1993.1)[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 [11] 民族图书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作大事记(1949—1983)[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 [12] 李绍年.《红楼梦》翻译探索[J].语言与翻译(汉文版),1991(1).
- [13] 廖泽余.《红楼梦》维译本熟语翻译抉微[J].语言与翻译(汉文版),1994(2).
- [14] 宝音达来,格仁其木格.评《红楼梦》蒙古文版第一册译文[J].民族译坛,1991(2).
- [15] 韩玉文.浅谈《三国演义》哈译本的语言特色[J].民族译坛,1998(1).
- [16] 梁伟.论《红楼梦》维译中归化策略的运用[J].语言与翻译(汉文版),2007(1).
- [17] 巴雅尔图,玉海转写译注.蒙文《西游记》抄本拾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伊明·阿布拉,男,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汉文与维吾尔文翻译。